

2016 聯校文學創作比賽

文理書院（九龍）學生獲獎名單

高級組新詩冠軍：**4A** 周曉嵐

初級組新詩冠軍：**3A** 陳禧瑩

初級組新詩季軍：**3A** 岑懿行

初級組微型小說亞軍：**3B** 鄭佩婷

文理書院（九龍）中文科舉辦多項語文活動，包括經典讀書會、聯校文學創作班、文理讀詩會、作家講座、文學散步等等，致力提升同學的文學水平。本校同學在 2015-2016 年度聯校文學創作比賽中獲取優異成績，在 6 項比賽中獲取 2 冠 1 亞 1 季。4A 周曉嵐同學獲新詩高級組冠軍、3A 陳禧瑩同學獲新詩初級組冠軍、3B 鄭佩婷同學獲微型小說初級組亞軍、3A 岑懿行同學獲新詩初級組季軍。成績優異。

聯校文學創作比賽參與學校包括協恩中學、英華書院、喇沙書院、民生書院、聖芳濟書院及文理書院（九龍）。文理書院（九龍）在是次比賽中同獲 4 獎，僅次於獲 5 獎的協恩中學。

〈在哪裏〉3A 岑懿行  
初級新詩組季軍

在軟弱的行人天橋  
看斑駁的青山  
殊形詭狀的行人  
我彷彿在冰塊上行走  
削骨的風  
皮膚皺著  
寧靜、冷漠而強硬

指甲刮黑板的聲音  
蜷縮，折斷  
黑白的文字  
塵封著一式一樣的模式  
窗外叫囂的比翼鳥，別炫耀  
生物學家會探索你  
血、黏液和內臟

精神奕奕，昇華的和諧  
分叉，交織，羈絆著陡峭的街道  
純粹渴望在擁擠的人潮中暢泳  
朦朧被切割，華麗心安  
散落的，天空隨手可觸碰  
驚覺的數字，混淆的音律  
休止符，延長  
榕樹之下  
你為何在歡呼？

陽光暗影。瞬間的終點  
不要改變，不要保全  
永恆的破爛  
微光搖曳，背後  
面容扭曲  
蒼白的牆無力  
銹跡斑斑  
穿透凝視着原始的赤裸  
回響凝固於迷宮的縫隙  
哭泣的水泥，伴我是  
弱音永恆

〈溫柔〉3A 陳禧瑩  
初級新詩組冠軍

我溫柔地  
把你脖子上的毛拔去  
割上一刀  
放著血  
你迎接了死亡

我溫柔地  
摸了摸旁邊的小狗  
牠抬起頭  
享受著

晚上  
我把你放進鍋  
扒了皮，吃著肉  
我和小狗  
吃得津津有味

我看見有人在賣狗肉  
我跑過去，喊著  
不要！  
我很溫柔

我看見有人在賣雞肉  
我跑過去，喊著  
多少錢一斤？  
我很溫柔

3B 鄭佩婷〈兩次失憶〉  
初級微型小說亞軍

睜開眼睛，竭力對焦眼前的影像，純白潔淨的天花中央有一支沒有亮光的光管，白色的牆壁。清脆的腳步聲逐漸逼近，我艱難地支撐起身子，手部某處的痛楚令我暈眩，看見尾指被白紗布包紮起來，額頭及雙腿也有瘀青擦傷。眼前站著三個人，一個穿著白色制服的，應該是護士，那麼這裡就是醫院了。護士身後的兩個中年人，一男，一女，兩人臉上都掛著心痛的表情，但記不起他們是誰……

我被帶回家中，本應陌生的感覺之中，又隱隱約約帶著熟悉。醫生告訴我，我受驚過度了，那兩位中年人是我的父母，父母把我安頓好後，我非常想感謝他們，卻怎樣也說不出口，我感到傷感和迷惘，雖說是父母，我無法從他們的臉上找到應有的安心。

我躺在床上，嘗試憶起一切，但我越盡力去想，越是頭痛欲裂。我耐不住好奇心，走到樓下，向坐在客廳的父母查問我傷勢的由來。母親突然失聲痛哭，外表剛強的父親也傷心得扭曲著面，但更多的，卻是憤怒。雖然我完全忘記我們之間的往事，但此刻內心莫名地痛了起來，我好想緊緊地擁抱他們……

我放棄了解我的過去，從新開始新的生活不是很好嗎？我竭力地培養對父母的感情，同時催眠自己忘記過去，努力開展新的生活。這段時間，繪畫成了我最愛的活動，我想，失憶前我也很愛畫畫吧，房間裡有不少顏料，堆疊著厚厚的畫紙。

但好景不長，我在繪畫的好夢開始不久，便開始每晚的惡夢連連，夢境幾乎一模一樣，剛開始時，醒來後只剩零星的碎片，慢慢地，日復一日，夢境的細節卻逐漸拼湊成一幅畫面。我不希望父母擔心，夢境的事，起初我隻字不提，但隨著畫面完整起來，我漸漸覺得那是跟我的傷勢有關，那種真實的、發自內心的恐懼，我總是難以自控從夢中醒來，我只好向被我驚動的父母開口。

「一個看不清楚臉孔的女孩綁著我，拿著一把刀，準備刺向我。我很害怕！那種感覺，好像真實一樣。」氣氛沉重無比，父親臉上是擔心及無盡的憤怒，母親含淚安慰我，我只是覺得越來越奇怪。

我無法抑制自己的疑心，我開始偷偷調查，直覺告訴我，真相將會非常駭人。

一天的夜半時分，我起床去廁所，走廊上一片黑暗，父母的房間透出的黃

色燈光顯得格外刺眼。經過房間時，我按耐不住，窺聽了起來，他們正在討論著我失憶一事，父親提到了同學，母親便啜泣起來。

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悄悄回到自己的房間，睡意全無。到了隔天早上，父母出門去了，我開始尋找與「同學」相關的證據，但爸媽的房間一塵不染，像是被人刻意打掃的。當我失望而回時，我忽而看見床單覆蓋著的床底，我知道那裡的黑暗肯定掩藏著什麼，我俯身下探，是一堆堆疊著的相簿。我翻了幾頁，每一頁都幾乎是我跟一位長相甜美的女孩的合照，翻過一半，那位女孩的位置卻被一位高大的男孩取代了。

開門聲傳上來，父母回來了，我害怕激動，馬上把相簿隨意推進床下的深深處，轉身馬上衝出房門。我喊叫他們，一邊跑下樓梯，一不小心，卻像個皮球般滾下了樓梯。強大的痛楚襲來，我眼前一黑便暈了過去……

我作了一個很長的夢，夢裏的逼真程度及熟悉感令我相信或者這叫回憶，我看見了我從小到大跟父母與朋友之間的經歷，夢見了那位女孩。夢中，我記起了自己的興趣，記起了自己的夢想，記起了所有的一點一滴。

我醒了，眼前是純白潔淨的天花，一支沒有亮光的光管，白色的牆壁，是醫院。才一段時間，父母已蒼老了許多，看見我稍有動靜，都擔心地上前慰問。我把所有的事情告訴了父母，父母互相對望幾秒，他們流露出驚訝又心痛，但多多少少夾雜著開心的情感，或許，他們在高興我已經回憶起一切。

我已經恢復了記憶，但我為什麼住院了呢？我不再追問什麼，或許上天叫我忘記，要我放手，我應該好好放眼將來，別再拘泥過去了，現在，不是，很好嗎？